

不是红颜，就是祸水？ ——传世文献、出土文献与小说中对夏姬的叙述

陈嘉礼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 济南 山东 250100)

摘要: 在中国古代历史文献中, 夏姬通常被描绘成红颜祸水, 她的美貌害死了三个丈夫、一个国君、一个儿子, 又灭亡了一个国家, 以及两个上卿。因为受害者众多, 她都被赋予一个极为负面的形象。直至明代, 一部称为《株林野史》的小说, 颠覆了她的形象, 她在小说中红颜依旧, 却不再是害人祸国的祸水。近代出土的《系年》, 也有有关她的记载。本文以传世文献、出土文献与小说等材料, 考察夏姬的形象, 发现各文献基于创作动机, 对夏姬有着不同的叙述。由最初的红颜祸水, 到最后因美貌和性技出众而获得永恒青春。本文认为, 借助多种文献, 能有效地重新审视女性在传统史观上的地位和价值。

关键词: 夏姬; 女祸; 红颜祸水; 《系年》; 《株林野史》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7.616

一、引论

夏姬在传统上被视为中国古代的红颜祸水,²她是郑穆公之女, 少妃姚子所生, 她的放荡行为, 导致很多男性死亡和几乎令陈国在公元前 599 年走向灭亡。在《左传》有 7 处有她的记载, 都是“红颜祸水”的典型反映, 其“不祥人”、“必有祸”的评价更有一锤定音之态。《左传》之外, 传世文献只有零星记载, 分别见于《诗经·株林》、《史记》、《列女传》, 即或后世文献偶有言及夏姬, 都是其红颜祸水形象, 《汉书·古今人表》更将夏姬列为“下愚人”³。

然而, 近数十年出土的周代文献《系年》使我们有了新的材料来探讨夏姬。《系年》主要记载平王东迁之后诸侯国之间的历史, 并很大程度地修正我们对传世文献, 尤其是《左传》的理解,⁴《系年》对夏姬的叙述跟《左

作者简介: 陈嘉礼(1988—), 男, 博士, 研究方向中国上古史、甲骨文;

通讯作者: 陈嘉礼

² 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女祸”, 可举妹喜、妲己和褒姒三人。此说最早见于《国语·晋语一》的“史苏论献公伐骊戎胜而不吉”章(见韦昭解,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点校:《国语》,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年, 卷 7, 页 255)。有关“女祸观”的研究, 学界成果甚丰, 张以仁有《从郅亡于叔姁说到密须与郳之亡亦与女祸有关》及《邓曼亡邓之说的检讨》二文, 探讨个别女性与“女祸说”的关系(二文均见氏著:《春秋史论集》, 台北: 联经出版社, 1990 年, 页 183-204; 249-268); 刘咏聪师《女性与历史——中国传统观念新探》(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95 年)及《德才色权——论中国古代女性》(台北: 麦田出版社, 1998 年)二书, 则详论古代中国的女祸形象, 并细究其产生时代的背景与意义。

³ 跟她有关的陈灵公、孔宁、仪行文同样列为“下愚人”, 见班固:《汉书》,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年, 〈古今人表〉, 卷 20, 页 915-916。

⁴ 《系年》中的史事与《左传》和《史记》等记载存在差异, 原因大致分为史料来源和叙事视角不同, 详参杨博:《战国楚竹书史学价值探研》,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9 年, 页 136-146。尤锐(Yuri Pines)同样比较《系年》和《左传》的差异, 并致力探讨其与早期中国史学的关系。详参 Yuri Pines, *Zhou History Unearthed: The Bamboo Manuscript Xinian and Early*

传》等传世文献稍有不同，为我们提供另一视角。

及至明代，一部名为《株林野史》的情色小说突破传统，一洗夏姬的红颜祸水形象，而是视她为美丽艳人而且性技巧高强的女性，透过与多人的性事，夏姬成功得到永恒的青春。

二、先秦文献中的夏姬

夏姬是郑穆公之女，嫁陈国皇族分支夏御叔为妻，故称夏姬，生子征舒（又号子南）。夏御叔早死，征舒后于陈国当大夫。《左传》是关于夏姬生平的重要来源，首次提到是一条于公元前 600 年的记载：

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通于夏姬，皆衷其袒服，以戏于朝。泄冶谏曰：“公卿宣淫，民无效焉！且闻不令，君其纳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请杀之，公弗禁，遂杀泄冶。孔子曰：“《诗》云：‘民之多辟，无自立辟。’其泄冶之谓乎。”⁵

陈灵公和他的两位大臣孔宁和仪行父都与夏姬发生关系，并公开在朝廷上炫耀他们的淫行，当另一大臣泄冶（或作洩冶）⁶对他们的不当行为加以批评并明确这是不道德时，惨遭杀身之祸。《左传》当然站在儒家立场直斥陈国君臣无道，且赞扬泄冶的忠诚，同时暗示了夏姬淫狎的形象。翌年，灵公被夏姬的儿子夏征舒杀了：

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饮酒于夏氏。公谓行父曰：“征舒似女。”对曰：“亦似君。”征舒病之。公出，自其廐射而杀之。二子奔楚。⁷

君臣饮乐之际，陈灵公对仪行父说“征舒长得很像你。”仪行父也回说：“长得也很像你。”在征舒耳中当然是奇耻大辱，他自己是夏御叔之子，怎会是他人所生？这段记载若单从《左传》的角度来看，自是聚焦于陈灵公被弑，却无意中流露出淫行之败坏，君臣各人沉迷女色之象。接下来讨论的是有关陈国的事件。

冬，楚子为陈夏氏乱故，伐陈。谓陈人：“无动！将讨于少西氏”。遂入陈，杀夏征舒，轘诸栗门。因县陈。陈侯在晋。⁸

楚子以陈夏氏之乱入陈，有侵夺陈国的野心。这段文字中不见夏姬身影，然已有女祸论之延伸。陈灵公被弑及二卿亡楚，对描绘夏姬的视野也由陈国转到楚国之上，楚国因而也成为另一个争夺夏姬的场地：

楚之讨陈夏氏也，庄王欲纳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诸侯，以讨罪也；今纳夏姬，贪其色也。贪色为淫，淫为大罚。周书曰：‘明德慎罚’，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务崇之之谓也；慎罚，务去之之谓也。若兴诸侯，以取大罚，非慎之也。君其图之！”王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天子蛮，杀御叔，弑灵侯，戮夏南，出孔、仪，丧陈国，何不祥如是？人生实难，其有不获死乎？天下多美妇人，何必是？”子反乃止。⁹

楚庄王因夏征舒杀害陈灵公后自立为王，深怕陈国人民不顺服楚国而作乱，故率军讨伐夏征舒，夏征舒战败被杀。在楚庄王攻陈后，他想通过处决夏姬之子来显示自己的权威，并将夏姬纳入自己的后宫。¹⁰这时，一位名叫巫臣的大臣阻止，并提出对陈国的征战是正确的，又劝阻王子子反占有夏姬，并暗示她是一个不祥之人。巫臣

Chinese Historiograph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20).

⁵ 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阮元校《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卷22，〈宣公九年〉，页1874。

⁶ 《左传》“泄”作“洩”，乃避唐太宗李世民讳而改。

⁷ 《春秋左传正义》，卷22，〈宣公十年〉，页1875。

⁸ 《春秋左传正义》，卷22，〈宣公十一年〉，页1876。

⁹ 《春秋左传正义》，卷25，〈成公二年〉，页1896。

¹⁰ 可参赵善诒：《新序疏证》，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页26。

“不祥人”之论，已将夏姬妖魔化。

夏姬身为郑穆公之女，又是陈大夫之妻，楚之伐陈，实乃对晋的挑衅，是晋楚邲之战的导火线，而邲之战又是楚庄王定霸之战，¹¹夏姬穿梭其中，定下了她“红颜祸水”的形象。能够“祸水”，源于其“红颜”，也就是巫臣所言夏姬既是“美归人”，又是“不祥人”。而她的红颜就让楚庄王、申公巫臣、子反、连尹襄老、黑要五人争夺。虽然楚庄王和子反都没有迎娶夏姬，但楚庄王却把夏姬送给另一名臣子襄老做妻子，而襄老在婚后很快就战死于邲之战中（真是不祥人！）：

王以予连尹襄老。襄老死于邲，不获其尸。其子黑要烝焉。巫臣使道焉，曰：“归，吾聘女。”又使自郑召之曰：“尸可得也，必来逆之。”姬以告王。王问诸屈巫。对曰：“其信。知罃之父，成公之嬖也，而中行伯之季弟也，新佐中军，而善郑皇戌，甚爱此子。其必因郑而归王子与襄老之尸以求之。郑人惧于邲之役，而欲求媚于晋，其必许之。”¹²

襄老死后，其子黑要又想迎娶夏姬。巫臣先后阻止楚国君臣娶夏姬，实则自己已难挡夏姬之美，此时巫臣表明要娶她，并得到夏姬同意，于是把夏姬送到郑国：

王遣夏姬归。将行，谓送者曰：“不得尸，吾不反矣。”巫臣聘诸郑，郑伯许之。及共王即位，将为阳桥之役，使屈巫聘于齐，且告师期。巫臣尽室以行。申叔跪从其父，将适郢，遇之，曰：“异哉！夫子有三军之惧，而又有桑中之喜，宜将窃妻以逃者也。”及郑，使介反币，而以夏姬行。将奔齐。齐师新败，曰：“吾不处不胜之国。”遂奔晋，而因邲至，以臣于晋。晋人使为邢大夫。子反请以重币锢之。王曰：“止！其自为谋也则过矣，其为吾先君谋也则忠。忠，社稷之固也，所盖多矣。且彼若能利国家，虽重币，晋将可乎？若无益于晋，晋将弃之，何劳锢焉？”¹³

巫臣因为夏姬而叛君去国，但楚庄王因为他以为的忠心而没有追究。反过来看，一个本来忠于国家的臣子，最终也敌不过“红颜”。

《左传》透过晋大夫叔向之母的评价，奠定夏姬“红颜祸水”的形象：

初，叔向欲娶于申公巫臣氏，其母欲娶其党。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鲜，吾怨舅氏矣。”其母曰：“子灵之妻杀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国、两卿矣，可无怨乎？吾闻之：‘甚美必有甚恶。’是郑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谿之妹也。子谿早死，无后，而天钟美于是，将必以是大有败也。昔有仍氏生女，黠黑，而甚美，光可以鉴，名曰玄妻。乐正后夔取之，生伯封，实有豕心，贪淫无餍，忿类无期，谓之封豕。有穷后羿灭之，夔是以不祀。且三代之亡，共子之废，皆是物也，女何以为哉？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义，则必有祸。”¹⁴

夏姬与巫臣婚后，在晋国诞下一女，从此，就再没她的记载。晋国的羊舌氏叔向想要娶巫臣与夏姬所生的女儿为妻时，遭到叔向的母亲叔姬反对，她说夏姬害死了三个丈夫、一个国君、一个儿子，又灭亡了一个国家，以及两个上卿。并明言上天将最美的放在夏姬身上，但天下却因她而起祸。

在男权社会下，“红颜祸水”是被批判的对象，男性为了情欲，无所不用其极地霸占女性。《左传》的作者着

¹¹ 传世文献如《左传》、《国语》、《史记》、《竹书纪年》多有对邲之战的记载，近年随着出土文献的发现，这一史事得以重新审视，代表成果如李天虹《竹书〈郑子家丧〉所涉历史事件综析》，载《出土文献》，第一辑，上海：中西书局，2010年，页185-193；葛亮《〈上博七·郑子家丧〉补说》，《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第三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页185-193。

¹² 《春秋左传正义》，卷25，〈成公二年〉，页1896。

¹³ 《春秋左传正义》，卷25，〈成公二年〉，页1896-1897。

¹⁴ 《春秋左传正义》，卷52，〈昭公二十八年〉，页2118。

力描绘夏姬身边的男性，因为夏姬，成为男人们之间、国与国之间腥风血雨的导火线。夏姬从未弄权，却背负“不祥人”和“必有祸”的历史罪名。

三、出土文献中的夏姬

清华简《系年》第十五章提及夏姬的身份与婚姻，与《左传》颇有出入，前人讨论较多。兹逐录《系年》第十五章以利讨论：

楚庄王立，吴人服于楚。陈公子征舒娶妻于郑穆公，是少^孔。庄王立十又五年，陈公子征舒杀其君灵公，庄王率师围陈。王命申公屈^还秦求师，得师以来。王入陈，杀征舒，取其室以予申公。连尹襄老与之争，斂之^孔。连尹止于河滩，其子黑要也或室^孔。庄王即世，共王即位。黑要也死，司马子反与申公争^孔，申公曰：“是余受妻也。”取以为妻。司马不顺申公。王命申公聘于齐，申公窃载^孔以行，自齐遂逃^还晋，自晋^还吴，焉始通吴晋之路，教吴人反楚。¹⁵

这一章是从楚庄王时期吴人服于楚开始讲起，一直讲到吴人反楚。如果从吴人入郢的角度来看，这一章是从历史的根源上探讨吴楚如何交恶。¹⁶据清华简的整理者分析，《系年》中的“少^孔”就是《左传》、《国语》中的夏姬，¹⁷此说基本得到学界认同。

传世文献一般认为夏姬与征舒为母子关系，但在《系年》却是夫妻关系，张崇依、陈瑶以年龄分析，同意夏姬为征舒之妻一说，¹⁸程薇同样持相同观点，并认定《系年》为夏姬个人提供一个重要史料证据，《系年》也言的已是铁证，¹⁹尤锐亦丰有幽默地认为，如果按《左传》等传世文献的说法，夏姬在陈灵君被刺后的整整二十年，在她年过四十，五十出头之年，仍能保找妖艳妖媚的能力，就是一个终极抗衰老的红颜祸水；而《系年》让她正常化，因此相信《系年》能纠正这个千年的误解。²⁰事实上，夏姬与征舒为母子或夫妻不是重点，假若《系年》的记载是的确无误，何以《左传》会让这错误错了千年之久？笔者猜想，这有可能是《左传》的作者，对夏姬名字的误读所致，盖《系年》中，夏姬写成“少^孔”，这说明上古时期，人们对同一事物或人物的名字指代时会出现差异，而这种误读文字似乎非常古老，因为这在《左传》中就有了错误。

正当学界埋首比较传世文献与《系年》中的夏姬，²¹讨论孰是孰非时，李隆献对《系年》中的夏姬叙述就值得学者反思，《系年》的夏姬不再是“淫艳的妇人”，“乃是《系年》在楚对陈的侵伐中，完全抹去了夏姬与陈灵公通淫的情节”，²²因为《系年》主要描写“吴楚关系”，在《系年》中，夏姬八年之间辗转于四人之手，这样简化或淡化夏姬红颜祸水形象的叙述，不一定是《系年》的作者有意为之，而是出于情节所需，也未必是《系年》作者有意形造夏姬的正面形象。简言之，《系年》叙事的出发点和目的不在夏姬，故未有对她的批判。

¹⁵ 李学勤：《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上海：中西书局，2011年，页170。

¹⁶ 李守奎：《古文字与古史考——清华简整理研究》，上海：中西书局，2015年，页125。

¹⁷ 李学勤：《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页171。

¹⁸ 张崇依：〈从《春秋左氏传》看清华简《系年》所用史料〉，《殷都学刊》，2017年第2期，页55；陈瑶：〈清华简《系年》与夏姬身份考论〉，《北方论丛》，2019年第6期，页67-69。

¹⁹ 程薇：〈清华简系年与夏姬身份之谜〉，《文史知识》，2012年第7期，页108-112。

²⁰ Yuri Pines, *Zhou History Unearthed*, p. 201. 仍有学者认同母子说，如申超《清华简与先秦史事探研》，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9年，页219-220。可惜语焉不详，欠缺说明力。

²¹ 有关夏姬于《系年》与传世文献比较的综述性研究，可参李学勤等著：《出土简帛与古史重建》，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7年，页320-322。

²² 李隆献：〈先秦汉初文献中的“夏姬叙事”与国际局势〉，《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19辑，2018年，页10-11。

四、汉代文献中的夏姬

汉代对夏姬叙述重要的记载是《史记》。《史记》对于夏姬的叙述以《陈杞世家》最详。

十四年，灵公与其大夫孔宁、仪行父皆通于夏姬，衷其衣以戏于朝。泄冶谏曰：“君臣淫乱，民何效焉？”灵公以告二子，二子请杀泄冶，公弗禁，遂杀泄冶。十五年，灵公与二子饮于夏氏。公戏二子曰：“征舒似汝。”二子曰：“亦似公。”征舒怒。灵公罢酒出，征舒伏弩廂门射杀灵公。孔宁、仪行父皆奔楚，灵公太子午奔晋。征舒自立为陈侯。征舒，故陈大夫也。夏姬，御叔之妻，舒之母也。²³

其底本明显来自《左传》，并明确夏姬为征舒之母。前人对《史记》《左传》二书有关夏姬的叙述分析甚详，²⁴本文无需覆述。除了《陈杞世家》外，《楚世家》亦仅载：

十六年，伐陈，杀夏征舒。征舒弑其君，故诛之也。已破陈，即县之。群臣皆贺，申叔时使齐来，不贺。王问，对曰：“鄙语曰，牵牛径人田，田主取其牛。径者则不直矣，取之牛不亦甚乎？且王以陈之乱而率诸侯伐之，以义伐之而贪其县，亦何以复令于天下！”庄王乃复国陈后。²⁵

司马迁虽继承《左传》，但著墨于诸侯国之间的关系，并无刻意将夏姬描绘成祸水形象。《左传》和《史记》的撰作目的固然不同，但夏姬在两本文献中都是失去发言权的，《左》《史》的作者并未从夏姬角度来叙述，使到日后的传统文献都认为夏姬是红颜祸水。难怪继承史迁撰纪传体的班固，也在其《汉书》的《古今人表》中列夏姬为“下下愚人”。²⁶

得利于毛诗注，我们可以肯定，红颜祸水的夏姬有另一个代名词——“株林”。《毛诗序》中说：“《株林》，刺灵公也。淫乎夏姬，驱驰而往，朝夕不休息焉。”²⁷历代学者对此亦无异议，均认为《株林》一诗是讽刺陈灵公和夏姬的，并对二人大有批判。《株林》一诗云：

胡为乎株林？从夏南。匪适株林？从夏南。

驾我乘马，说于株野。乘我乘驹，朝食于株。²⁸

全诗有三句为非四字句，明显异于《陈风》乃至《诗经》中其他诗作，有说“南”字下皆有“兮”字，只是定本无，²⁹此说难以考证，而五言句加两个带“兮”的句子，则更像楚诗而非陈风。虽然，有意见认为，诗中非言陈灵、夏姬之事，³⁰而是言夏姬与夏南（即夏征舒），但肯定是的，诗中的“株林”已等同淫秽之事，又或者，株林成为夏姬的代名词。

我们知道，刘向编次《列女传》，是首部全以女性人物为主的“史传”，在刘向笔下，夏姬进一步被描绘其红颜祸水的形象：

陈女夏姬者，陈大夫夏征舒之母，御叔之妻也。其状美好无匹，内挟伎术，盖老而复壮者。三为王后，七为夫人。公侯争之，莫不迷惑失意。

夏姬之子征舒为大夫。公孙宁、仪行父与陈灵公皆通于夏姬，或衣其衣，或裴其幡，以戏于朝。泄冶见之，

²³ 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陈杞世家〉，卷36，页1909-1910。

²⁴ 李隆献：〈先秦汉初文献中的“夏姬叙事”与国际局势〉，页13-14。

²⁵ 《史记》，〈楚世家〉，卷40，页2053。

²⁶ 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古今人表〉，卷20，页916。

²⁷ 《毛诗正义》〔阮元校《十三经注疏》本〕，卷7，〈国风〉，〈株林〉，页378。

²⁸ 《毛诗正义》，卷7，〈国风〉，〈株林〉，页378-379。

²⁹ 牟庭：《诗切》，济南：齐鲁书社，1983年，页1201。

³⁰ 黄伦峰：〈诗经·陈风·株林新探〉，《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1卷第3期，页51。

谓曰：“君有不善，子宜掩之。今自子率君而为之，不待幽闲于朝廷以戏士民，其谓尔何？”二人以告灵公，灵公曰：“众人知之吾不善，无害也；泄冶知之，寡人耻焉。”乃使人征贼泄冶而杀之。

灵公与二子饮于夏氏召征舒也，公戏二子曰：“征舒似汝。”二子亦曰：“不若其似公也！”征舒疾此言。灵公罢酒出，征舒伏弩廐门，射杀灵公。公孙宁、仪行父皆奔楚，灵公太子午奔晋。

其明年，楚庄王举兵诛征舒，定陈国，立午，是为成公。

庄王见夏姬美好，将纳之，申公巫臣谏曰：“不可。王讨罪也，而纳夏姬，是贪色也。贪色为淫，淫为大罚。愿王图之。”王从之，使坏后垣而出之。

将军子反见美，又欲取之。巫臣谏曰：“是不祥人也。杀御叔，弑灵公，戮夏南，出孔、仪，丧陈国。天下多美妇人，何必取是！”子反乃止。庄王以夏姬与连尹襄老，襄老死于郢，亡其尸，其子黑要又通于夏姬。巫臣见夏姬，谓曰：“子归，我将聘汝。”

及恭王即位，巫臣聘于齐，尽与其室俱至郢，使人召夏姬曰：“尸可得也。”夏姬从之，巫臣使介归币于楚，而与夏姬奔晋。大夫子反怨之，遂与子重灭巫臣之族而分其室。《诗》云：“乃如之人兮，怀昏姻也。大无信也，不知命也。”言璧色殒命也。

颂曰：夏姬好美，灭国破陈，走二大夫，杀子之身。殆误楚庄，败乱巫臣。子反悔惧，申公族分。³¹

刘向在介绍夏姬身份后，尝试为夏姬的年龄解释，言夏姬“老而复壮”显然不妥，有违常理。又指出夏姬的“受害者”众多，“三为王后，七为夫人”之说亦远较《左传》夸张，³²这无疑加强夏姬“人尽可夫”的形象。清人王士廉谓“陈夏姬历七夫”，³³似是据《列女传》而来。

《列女传》在《左传》的基础上增加“受害者”人数，将“殆误楚庄”、“子反悔惧”归咎于夏姬，事实上，楚庄王在文献记载中一向形象正面，“伐陈”、“郢之战”中的言行都得《左传》肯定。子反与夏姬的关系则众说纷纭，《左传》记其欲纳夏姬而受巫臣阻挠，“子反亦怨之”，后“杀巫臣之族”；³⁴《国语》则记是楚庄王将其赏予申公巫臣，只是后来没有实现；³⁵《系年》则无子反情节，刘向将子反纳入夏姬的“受害者名单”，显然是有意塑造其祸女形象。

纵观古代中国文本，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夏姬就是红颜祸水，她的美貌导致多位男人的死亡，几乎使陈国瓦解，夏姬这个名字成为了女性因美貌而有潜在风险的代名词。我们发现，在两汉之后，夏姬鲜见于文献之中，仿佛离开了历史的舞台一样，然而，一旦她在文献中消失，她的叙述就不可能激发其他作品。有趣的是，明代的文学作品使她重新出现。

五、明代情色小说《株林野史》及《情史》中的夏姬

夏姬于明代重新出现在文献之中。一部由署名“痴道人”创作，共有十六章回的情色小说《株林野史》改变夏

³¹ 刘向著，王照圆注，虞思征点校：《列女传补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页306—308。

³² 王照圆注《列女传》时说：《艺文类聚》引“三”下重“三”字。《史记正义》亦引“三为王后”，此脱“三”字。或曰：当作“一”字，今作“三”乃“二”“一”两字之误并耳。“二”字属上句，“一”字属下句。若从其说，该句当读为“老而复壮者二，一为王后。”但此说目前学术界无定案。《左传》只载夏姬的正式丈夫只有三位，即御叔（夏征舒父）、连尹襄老及申公巫臣，并无为“王后”事。

³³ 王世廉《左淫类纪》，《丛书集成续编》，史地类第272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9年，页2。

³⁴ 《春秋左传正义》，卷26，〈成公七年〉，页1903。

³⁵ 《国语》，卷17，页539。

姬形象。需要先指出的是,清朝的出版限制,³⁶使这本书(乃至其他情色作品)得之不易,³⁷高罗佩(Robert van Gulik)及马克梦(Keith McMahon)的研究指出,此书大致成书于1580–1620年之间,³⁸假设现时得见之版本与明朝出版的版本相同,那么很有可能是在1610–1620年间出版。

在《株林野史》中,夏姬名叫“素娥”,是春秋时代郑国穆公的女儿,年方十五即春心初动,梦见普化真人与自己交媾,并传授采阳补阴却老还少的“素女采战之法”,而当时陈郑两国和好,陈国大夫夏御叔委托大夫泄治、孔宁到郑国求聘,郑穆公答应迟三年成婚,素娥虽然内心欢喜,但禁不住寂寞而与叔兄子蛮偷情。三年后嫁夏御叔遂名夏姬,并生子名征舒,字子南。夏御叔与夏姬终日沉迷性事,后亦枯竭而死,临终前托孔宁照管儿子,孔宁亦因此接近夏姬并与她私会。后陈灵公闻夏姬之美,以同游株林之名,与她交欢,夏姬亦因爱上仪行父而与他多有性事,灵公、孔仪更与夏姬同于株林作“连床大会”。直臣泄治闻之,直谏灵公,却被灵公及孔、仪三人刺死,灵公又为取悦夏姬,让其子子南为司马,掌兵权。后三人渐生矛盾,征舒趁机杀灵公,孔、仪二人逃入楚国,楚王捉征舒并将夏姬配了连尹襄老。连尹襄老娶夏姬一年就被晋兵杀死,夏姬求回郑国,而楚国大夫屈巫早想夺夏姬,向郑襄公求婚,并借故离楚,与夏姬成婚,并一同逃往晋国,屈巫改名巫臣,夏姬改名芸香,芸香此时与从前在郑国时的侍女重聚,多人一起交换行乐,最终成仙而去。

在处理夏姬的生平时,《株林野史》的作者运用了一些真实的历史事件,使之并非流于虚构的情色小说。笔者怀疑,正因为此,使到《株林野史》与其他情色小说不同,而是当作者还在世时,已受到读者广泛关注。³⁹作者将小说情节作了巧妙的构思,而非一般仅为描述性爱的情色小说,⁴⁰在作者笔下,《株林野史》以少许历史事实作为框架,改变古代历史文本中夏姬的形象,夏姬在《株林野史》成为一位接近虚构的人物。排除小说中的性爱场景,《株林野史》显然没有塑造夏姬红颜祸水的形象,而是一位性欲无穷的女性,更重要的是,《株林野史》颠覆了传统房中采阴补阳,而是将夏姬描绘成会采阳补阴。在第十四回中,就描绘芸香与侍女因懂得采阳补阴之术,虽然已四五十岁,但看上去却一像十六七岁,一像二十七八岁。⁴¹《株林野史》中的夏姬,是利用与多位男人发生性行为而使自己得到永恒的青春。⁴²房中采战屡见于明清情色小说,小说家在对性的描绘时,也不是一味露骨地描写性交的场景,而是把中国古代性学的观念贯穿其中,而房中功夫又有利描绘男女主角形象。⁴³

³⁶ 清朝于1810年及1868年两度查禁此书。见Victor H. Mair ed., *The Columbi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665.

³⁷ 王利器:《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页143–144。

³⁸ Robert van Gulik, *Sexual Life in Ancient China: A Preliminary Survey of Chinese Sex and Society from ca. 1500 BC till 1644 AD* (Leiden: Brill, 1974), p. 314 & Keith McMahon, “Eroticism in Late Ming, Early Qing Fiction: The Beauteous Realm and the Sexual Battlefield,” *Toung Pao* 73 [1987]: 217–264, 224.

³⁹ 高罗佩指出《株林野史》在当时的中国已甚为流行,相反,日后于中国广为人知的情色小说《金瓶梅》直至1610年仍知者甚少。见R. H. van Gulik, *Erotic Colour Prints of the Ming Period: with an Essay on Chinese Sex Life from the Han to the Ch'ing Dynasty. B.C. 206–A.D. 1644*. (Leiden: Brill, 2004), 128. 晚明时期层出不穷的情色小说泛滥,当中亦不乏大师之作,可见当时是一纵欲时代,但吴存存同时提醒我们,明清时期也是中国史上对女性进行最严酷禁欲的时期,亦因此提出要同时从纵欲和禁欲两方面考察明清性史。详见吴存存:《明清社会性爱风气》,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页7。

⁴⁰ 例如在第三回,当孔宁和仪父都与夏姬发生关系时,就用了《诗经·郑风》中的语句,而这首诗歌在古代都被忘为是淫荡放纵,米欧敏(Olivia Mulburn)认为作者引用时是加强夏姬作为拥有非一般性欲的女性的形象,而刚巧,她又是郑国这个放荡之地的女儿。见Olivia Mulburn, “The Legend of Lady Xia Ji: Two Late Ming Dynasty Portrayals of an Ancient Chinese Femme Fatale,” *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 vol. 39 (Dec 2017), p. 13.

⁴¹ 痴道人编;吴凤祥点校:《株林野史》,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3年,页84–85。

⁴² 明清并不多采阳补阴的记载,除《株林野史》外,在清代小说《姑妄言》中,说到崔命儿从尼姑那里学到采阳补阴之术,行术不辍,虽已四十多岁,仍像二十多岁的年轻女子。见《姑妄言》第十八回。

⁴³ 冯国超:《中国古代性学报告》,北京:华夏出版社,2013年,页480–481。

由署名“詹詹外史”所写的《情史》，相信成书时期与《株林野史》相近，盖有说“詹詹外史”实冯梦龙。⁴⁴《情史》一书记载上室周室，下至明季，二千多年形形色色的男女之情，而夏姬也被记载其中，属于“情秽类”：

夏姬者，陈大夫夏征舒之母，而御叔之妻也。陈灵公元年，征舒已为卿。十四年，灵公与其大夫孔宁、仪行父，皆通于夏姬，衷其服，以戏于朝。泄冶谏曰：“君臣淫乱，民何效焉？”灵公以告二子。二子请杀泄冶，公弗禁，遂杀泄冶。十五年，灵公与二子饮于夏氏。公戏二子曰：“征舒似汝。”二子曰：“亦似君。”征舒怒。灵公罢酒出，征舒伏弩廐门射杀灵公。孔宁、仪行父皆奔楚。明年，楚庄王伐陈，诛征舒，欲纳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诸侯以讨罪也，今纳夏姬，贪其色也。贪色为淫，淫为大罚。若兴诸侯以取大罚，非慎之也。王其图之。”王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天子蛮，杀御叔，弑灵侯，戮夏南，出孔、仪，丧陈国，何不祥如是！人生实难，其有不获死乎？天下多美妇人，何必是。”子反乃止。王以与连尹襄老。襄老死于郢，不获其尸。其子黑要焉。巫臣使道焉，曰：“归，吾聘汝。”又使自郢，召之曰：“尸可得也，必来逆之。”姬以告王，王问诸屈巫，对曰：“其信，知之父，成公之嬖也，而中行伯之季弟也，新佐中军，而善皇戌，甚爱此子，其必因郢而归子，与襄老之尸以求之。郢人惧于郢之役，而欲求媚于晋，其必许之。”王遣夏姬归。将行，谓送者曰：“不得尸，吾不返矣。”巫臣聘诸郢。郢伯许之。及共王即位，将为阳桥之役，使屈巫聘于齐，且告师期。巫臣尽室以行，申叔跪从其父，将适郢，遇之曰：“异哉。夫子有三军之惧，而又有桑中之喜，宜将窃妻以逃者也。”及郢，使介反币，而以夏姬行，将奔齐，齐师新败。曰：“吾不处不胜之国。”遂奔晋。而因却至以成干晋，晋人使为邢大夫。

按《列女传》，夏姬状美好，老而复少者三，三为王后，七为夫人。公侯争之，莫不迷惑失意。又曰：姬鸡皮三少，善彭、老交接之术。⁴⁵

故事大抵与《左传》所记相同，而“情秽”当属淫之一类，而非真情。在《情史》中，与夏姬同入“情秽类”的有贾南待、梁元帝徐妃等，都是记她们之淫荡。

上述的两条明代的材料，都把夏姬描绘成性技出色及淫荡之女性。尤其是《株林野史》中，夏姬一反被男人争夺的形象，而成采阳补阴的主角，既没有以前红颜祸水的负面，亦不是房中术中沦为男性性压迫和性剥削的采阴补阳下的工具，反而是成功地驾驭男性，得到自己的青春。

除《株林野史》《情史》等情色小说外，明代亦出现一批以历史演变为脉络的通俗演义作品，其中冯梦龙所著《東周列國志》对夏姬事迹进行了系统而生动的情节整合。该书第五十二回“公子宋尝鼋构逆 陈灵公袒服戏朝”至五十三回“楚庄王纳谏复陈 晋景公出师救郢”，以《左传》《史记》为蓝本，融合《列女传》等文献细节，将夏姬置于陈、楚诸侯争霸的政治叙事中。冯梦龙在叙述中虽未脱离“女祸”基调，但通过人物对话与情节铺陈，强化了夏姬作为政治牺牲品的悲剧性。例如，楚庄王欲纳夏姬时，申公巫臣谏言“此不祥之物，不可纳也”，与《左传》中“不祥人”之说呼应，却亦通过庄王“此妇人之妖，不足为寡人害”的轻蔑态度，暗喻女性在男性权谋中的工具化命运。

《東周列國志》对夏姬形象的塑造，体现了明代历史演义小说在“史实”与“虚构”之间的叙事张力。作者在忠于《左传》主干情节的同时，加入了诸如夏姬“容颜姣好，体态轻盈”的外貌描写、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三男

⁴⁴ 可见冯梦龙：《情史》，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

⁴⁵ 詹詹外史：《情史》，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6年，页532-533。

共戏一妇”的戏剧化场景,以及夏姬在楚宫中的“悲泣自述”等虚构笔墨。这些加工虽未突破“红颜祸水”的传统框架,却使夏姬的形象更具血肉,其命运轨迹更显曲折。相较于《株林野史》对夏姬“采补成仙”的奇幻改造,《東周列國志》更注重在历史语境中呈现其政治符号性,可视为夏姬叙事从史传走向通俗文学过程中的一种典型形态。

六、结语

目前学界有关夏姬的研究都集中探讨她在古代历史文本中的描绘,她的红颜导致祸水,她的美丽引发了国家的灾难。由于她的美貌和性吸引力,她参与一系列非法和混乱的性关系,她被认为是直接导致多人死亡甚至国家败亡的元凶,这是中国人将人物以道德化看待的典型,她在古代历史文本中所扮演的角色,体现了人们对女性在国家命途中所扮演角色的担忧,因此,在传统历史文本中,对夏姬的叙述是极为负面的。一部有关楚国历史的出土文献《系年》,为夏姬的经历提供了更多信息,虽然《系年》对夏姬的身份与其他历史文本的记载有不同,但《系年》的叙述没有让我们感到她是红颜祸水的。

在先秦的文献中,夏姬是一位能持久地保持美貌的女性,到了明代,《株林野史》就将此加上性技巧这个主题,塑造夏姬除了魅力非凡之外,还有出色的性技巧。如《左传》的传统历史文献已将夏姬定性为红颜祸水,相反,《株林野史》就不再视她为红颜祸水,她红颜仍旧,并用其红颜与多位性伴侣来实现她永恒的青春,虽然同样是一系列非法和混乱的性关系,但结果并非祸水,而是夏姬有其美貌、魅力和过人的性技巧。虽然《株林野史》的成书时代仍然未有定案,但如果我们将至少也是明代的《情史》一并对读,夏姬的叙述得到改变,她以性事作手段,从男性身上补益而令自己拥有永恒青春。

女性不论在现实或叙事架构中,一般较男性弱势,无法为自己发声,其形象的塑造过程,多受既定观念影响。夏姬在《左传》中,虽然被视为红颜祸水,但她本为贵族一员,经历丧夫后而惨成寡妇,在丧失自我保护能力下而遭受性剥削,加上处于郑国与陈国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下,被当作棋子而联姻的境况,纯粹因为她的红颜而获得无数男性的青睐,就此,在男性叙事下,她就无端被卷入男权政治风波之中,被描绘成红颜祸水的女人,受男性和文化的蹂躏。笔者曾经提出,“作为一位男性学者,笔者绝对不是要追求写出所谓男女两性为主体的历史,而只是客观地叙述女性在历史中应有的地位,”⁴⁶夏姬固是红颜,但祸水,绝非她愿。

参考文献:

- [1] 韦昭解.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点校. 国语.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 [2] 张以仁. 春秋史论集. 台北: 联经出版社, 1990.
- [3] 刘咏聪. 女性与历史——中国传统观念新探.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95.
- [4] 刘咏聪. 德才色权——论中国古代女性. 台北: 麦田出版社, 1998.
- [5] 班固. 汉书.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 [6] 杨博. 战国楚竹书史学价值探研.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9.
- [7] RINES Yuri. *Zhou History Unearthed: The Bamboo Manuscript Xinian and Early Chinese Historiograph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20.
- [8] 阮元校. 十三经注疏.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⁴⁶ 陈嘉礼: 〈保与殷周时期的保母〉,《华中国学》,总第十五卷(2020年),页26。

- [9] 赵善诒. 新序疏证.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9.
- [10] 李学勤.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 (贰). 上海: 中西书局, 2011.
- [11] 李守奎. 古文字与古史考——清华简整理研究. 上海: 中西书局, 2015.
- [12] 张崇依. 从《春秋左氏传》看清华简《系年》所用史料. 殷都学刊, 2017, 2: 54–58.
- [13] 陈瑶. 清华简《系年》与夏姬身份考论. 北方论丛, 2019, 6: 67–73.
- [14] 李学勤等. 出土简帛与古史重建.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7.
- [15] 李隆献. 先秦汉初文献中的“夏姬叙事”与国际局势, 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 19 (2018): 1–15.
- [16] 司马迁. 史记. 北京: 中华书局, 2014.
- [17] 黄伦峰. 诗经. 陈风. 株林新探. 太原师范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2, 11(3): 50–51.
- [18] 刘向著, 王照圆注, 虞思征点校. 列女传补注.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
- [19] 王利器. 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 [20] MULBURN Olivia. The Legend of Lady Xia Ji: Two Late Ming Dynasty Portrayals of an Ancient Chinese Femme Fatale. 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 2017 (39): 1–25.
- [21] 痴道人编, 吴凤祥点校. 株林野史.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1993.
- [22] 冯梦龙. 情史.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3.
- [23] 陈嘉礼. 保与殷周时期的保母, 华中国学. 2020(15):22–26.

Not Beauty, But Calamity?

Narratives of Xia Ji in Transmitted Texts, Excavated Documents, and Novels

Ka-lai Chan

(Advanced Institute for Confucian Studies,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China)

Abstract: In ancient Chinese historical documents, Xia Ji is typically portrayed as a femme fatale whose beauty led to the deaths of three husbands, one monarch, one son, the destruction of one state, and two high ministers. Due to the numerous victims, she is endowed with an extremely negative image. It was not until the Ming dynasty, with a novel titled *Zhulin Yeshe* (Unofficial History of Zhulin), that her image was subverted; in the novel, she remains a beauty but is no longer a calamity causing harm to people and states. The recently excavated *Xinian* (String of years) from the modern era also contains records about her. This article examines Xia Ji's image using materials from transmitted texts, excavated documents, and novels, revealing that each text presents different narratives of Xia Ji based on creative motivations. From the initial femme fatale to ultimately achieving eternal youth through her beauty and sexual skills.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by drawing on multiple texts, one can effectively reexamine the status and value of women in traditional historiography.

Keywords: Xia Ji; Femme Fatale; *Xinian*; *Zhulin Yeshe*